

最爱岁末烟火气

□赵琦

在重庆,小面馆可谓十步一哨五步一岗,我爱的是那家已经熟络了近十年的面馆。

店面简陋,胖乎乎的老板娘打佐料时动作麻利、手指翻飞,家传秘法尤如中药配方;模样严肃得像个知识分子的老板则是下面的好手,长长的木筷耍弄得像侠客手中的宝剑,在滚沸汤中腾越穿梭令人眼花缭乱。

食客们谁喜欢谁要硬,谁吃“干溜”谁加牛肉,老板都烂熟于心,不会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这是我的标准化早餐。我的那碗面,自然会有我不需要再重申但绝无差错的要求:少辣多麻,汤宽青重。冬日的清晨一碗下肚,全身暖和喜气。这样的老板被我吃成了朋友,还加了微信。

大街上人声车声交织,朦胧的晨曦中,小面馆灯光橘黄。我再一次来到面馆,笑着和老板像老友一样打招呼。

我认真看他煮面:普通湿润的一团水面,姜水、蒜泥、葱花、酱油、辣椒、花生碎、芽菜打底,再挑上一勺雪白猪油。这边锅里开水冒泡,水沸煮面,煮到一半老板加了一勺冷水,

然后莴笋嫩尖儿,滚水里透透,一起出锅。

哗,青菜的脆,小面的韧,佐料的香,汤水的鲜,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我端着这碗有仪式感的小面,就像端着一碗熟悉的烟火气。

面馆所在这条街连接我的单位和家,上世纪90年代,我天天上下班要来回走四趟,对每个店家都熟悉。吃了这碗面,我一路慢慢走下去,感受这岁末烟火气的温暖。

便民超市里,邻居们选购商品。小菜场,豆芽摊子的农妇热情招呼我:今天的菜特别新鲜,刚到的货。

我爱逛菜场,饶舌地跟小贩讨价还价,看卖肉的摊主把新鲜的排骨砍得叭叭响,是一种心情调剂。

此刻邻居们的袋子里放着嫩绿的葱、雪白萝卜、红艳的辣椒,有的还斜斜地伸出一枝油菜花,让人感受到来自田野的那种翠生生的气息。

街边的理发店是我固定去的,老板是三个小伙子,穿得花俏夺目。三兄弟手艺都不错,给阿姨们烫的发型卷发都跟上潮流,回头客多。

我往玻璃门里一看,有好几位顾客,三兄弟一人管洗,一人管吹,一人管染烫,手脚

默契利落,有条不紊地忙活着。店里音响里放着流行歌曲,活泼的市井声韵灌满整条街。

微信朋友圈里,南山的民宿山居院子打扫一新,绿植满眼,茶席待客。还有朋友去了不远处的乡间,图片中汽车在蜿蜒山路上行进,农宅屋檐下挂着的香肠腊肉被柏枝熏得金黄,隔着手机屏幕仿佛都能闻到那种香气,听到农家小童银铃儿般的笑声。

我开始期待着去一个下雪的地方,喝刨猪汤、吃香肠和蒜苗炒腊肉。岁末了,山野的年味开始诱惑着我。

在我心中,家乡是这样一座城:一山花朵,一城烟火。南山的绿意盎然与都市的欣欣向荣并存,文化内里与繁华市井融合。这里抬头可望青松翠岭,低头可见灯火万家。长江奔腾而过,穿越岁月生生不息。

这座城市,充满着包容,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大气,天南地北的方言在这里沸腾交融,人们在这座充满花香和烟火气的城市热闹热闹地生活。

岁末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大街小巷上演着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故事,讲述着对来年的希冀,而每一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

【文艺评论】

无限的三峡情愫 厚重的家国情怀

——观纪录片《新三峡》

□方有成

我出生于大三峡地区的重庆忠县,从学校毕业后到了三峡腹心巫山县工作。我曾经用脚板丈量过这里的大山大河大溪,也见证了昔日的凶山恶水如何变成大小三峡绝世旅游奇观。

因为三峡工程的建设,我连同老县城上万居民干部职工成了移民。从那时起,我就和县城内所有的移民一样,舍弃“小家”支援国家搬进了新家。

2003年6月,已成为一家媒体驻三峡站记者的我会同同事,从三峡水库重庆库首的巫山县巫峡口出发,采访举世瞩目的135米下闸蓄水奇观,然后沿江上行一路追水至重庆涪陵,并撰写发表了好几篇较有份量的稿子。从那时起,我不仅是三峡百万移民之一,更有机会见证记录了百万移民搬迁和城市建设的辛苦、快乐与巨变。

几年前,由央视编导、原《万州时报》记者杨书华担纲编导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三峡》红极一时,杨书华也是重庆奉节人,对这方水土有着特殊的情感。而前不久在央视热播的纪录片《新三峡》同样由杨书华担任总导演,并任总撰稿。该片创新性地以“坝、山、水、人、城、景和梦”七段锦格式,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大视野,展现了七个主题。

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人”字这一章节,它创新性地以“回眸一望感动中国”的照片主

角、重庆云阳县故陵移民余胜清外迁上海崇明岛后的经历为主。在片中,个人的命运、女儿的命运、家庭的命运和外迁移民的命运一览无遗。就地后靠和外迁他乡的移民,全部实现了“搬得走、安得稳、逐步能致富”的宏大目标。

《新三峡》中多次展示的三峡地区最知名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除“屈原祠”没有来得及造访外,其他的我都不止一次观光游览过,甚至还冒险捡拾过世界上最多情的一块石头——巫山神女峰。而片中先后出镜的三峡本土文化名人,我也大都见识采访过。巫山县知名摄影家宋开平、奉节县诗城博物馆馆长赵贵林和万州区作协原主席向求伟等。非常遗憾的是,向求伟老师于《新三峡》正式播出前两个月不幸病逝。

《新三峡》实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正是因为杨书华先生近30年持续跟踪拍摄编导,这部纪录片才体现出了资深三峡人的无限情愫和超凡实力;正是因为有了杨书华对三峡的一往情深,《新三峡》画面的角度、力度、冲击力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片中解说词的视角、经度、纬度、高度、温度,表达出了厚重的家国情怀,呈现出移民离土别乡的伤害和不舍。

三峡工程举世无双。《新三峡》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三峡真实美丽的一面,更是一部向全中国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经典佳作。

2023,我想去海岛写作

□李曉

在2023年的天幕下,有一个身影缓缓前行,远望望去,如一叶扁舟在青山脊背上的大青虫。

这个人就是我,一个一向喜欢独来往的人。在2023年的时光旅程里,我想去的地方很多。去看看一个古镇的家当,它有600多年烟云的供养,草木的滋润;去看看一棵800年树龄的古杉,古树枝干里流淌着明朝栽树人的气血;去看看故城还健在的老巷子,老巷子是繁华都市打下的补丁,浮现一些慈祥面容的人蹒跚走来;去老街的老桥上坐一坐,桥下河床沉淀着大水走泥后时间的重量……

作为一个用文字熬煮精神生活的人,我用写作消化着岁月侵蚀,承担着人世责任,溶解着欲望,洞悉着世界。

2023年,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找一处契合灵魂气流的地方,用文字加以吐纳。

每一个写作之人,都有一块以自己文字诞生的福地,让文字与灵魂相携相拥,真乃人生一大享受。大山里的地气蒸腾中,灵感泉水咕咕涌动;城郊安静房子里,远望熹微天光中的城市,有一种时空交错感,尤其是雨夜,倾诉欲望如房屋外爬满墙的长长藤蔓……有一次,文友们这样怀想着他们的写作环境。

我告诉他们,我想在海岛上写作,文字里有海水涌动的氣息。

《他们在岛屿写作》,是一部台湾纪录片电影的名字,记录了台湾六个作家在海岛写

作的故事。

余光中先生已远行去了,而今读他的文字,还有海风海潮的气息。你看瘦得只剩下一颗嶙峋灵魂的余光中老先生,在海岛上,他那样像海雾一样升腾的乡愁。我每次在镜头里看到老先生站在海边眺望,海风掀动他的白发和白色寿眉,便听到潮声从天际而来,把我整个身心都湿透了。

88岁高龄的不老松作家王蒙,每年夏天,都要到北戴河、青岛、烟台、大连这些大海相伴的地方写作。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王蒙,写作激情也如海潮奔来,是海给了他写作的不竭激情。

有一年春天的黄昏,我在厦门的鼓浪屿看过晚霞,经别人指点,路过了诗人舒婷在岛上的居所。

我看见一楼一底的别致小楼掩映在树荫中,屋里的灯亮着,里面还漫出琴声。在鼓浪屿海岛上的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钢琴,琴声流淌,仙乐飘飘,海岛浮在蔚蓝大海上,这情景真如天堂幻象。我在门前徘徊,张望,最终,我停下了自己这个陌生人的脚步。《熬至滴水成冰》,这是舒婷的一篇随笔,我在文字里,读到了海水的动荡起伏,也感觉到了一颗悬浮的心,最终平稳落到海岛上的安宁。

在大连,作家邓刚是一个对海痴迷的人。我听说,邓刚写作,喜欢到一个海岛上居住一些日子,听海潮,浴海风,这是一种写作的神秘感应。大海对一个人的回报,就是让每一个居住在灵魂里的文字,经过海水浸

泡翻涌以后,汇聚成奔涌的浪花。

而更让我向往不已的,是一个海南的作家,他在海岛上有一所漂亮房子,白天种蔬菜,关心蔬菜长势,晚上写作,关心灵魂落地。入睡前,用海水洗澡,他说海水可以消毒。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每当读到曹操的《观沧海》,我的血液里就有潮起潮落。还有身如不系之舟的苏东坡,他流落到宋朝时荒凉的海南岛,在那里做百姓爱戴的官员,发明创造美食,也写出了那豪放的诗词:“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前不久,我在一家卫视看到一档谈读书的栏目,是作家苏童主持的,他邀约了诗人西川、小说家余华、叶兆言、《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等写书人爱书人出书人在海南一个叫界洲岛的岛屿上谈读书与写作,那档节目就叫《我在海岛读书》。在界洲岛的海天苍茫中谈读书与写作,海潮拍打着内心,飞扬起来的文字在海潮滚滚中俨如天籁之音。

正好,海南三亚有个朋友在海岛边有一处凭海临风的房屋,他在2022年岁末向我发出邀请。他说,明年你来海岛上看书写作吧,我把书房给你用。

我在微信图片里看到了那处海岛边的小屋。夜里,海水在我枕边呢喃,我化作海鸥在海岛上空翩翩飞翔。

2023,我在海岛上的写作时间,将成为一年时光中凝固的琥珀。



野草滩,蝶飞鸟鸣(油画)

陈树中



投稿邮箱:kjwtxz@163.com

濯水清兮濯吾心

□文猛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拜访重庆黔江古镇濯水,奔着的就是这个独特地名,总感觉这千年古镇这美丽的阿蓬江会与屈原会与孔老夫子有关——孔子曰:清斯濯纓,浊斯濯足,自取之也。

事实上,屈原和孔老夫子都没有到过古镇。

濯,洗之意;水,洗之物。濯水,还有比这更清新的地名?

在中国有一条唯一自东向西流淌的江,那就是美丽的阿蓬江。因为美丽的阿蓬江,濯水古镇自古与乌江、酉水一起成为沟通三峡地区和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成为这无数水码头中不能忽略的重要驿站。

作为川黔两省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作为渝东南驿道、商道、盐道的必经之路,舟楫帆影,汇于濯水,商贾乡民,交易于市。我们的父辈祖辈不管是从彭水到龚滩,还是从龚滩到彭水,行路的人们都得必经濯水这方水陆码头,投向店铺林立、酒旗飘扬的古街,枕梦之后第二天再踏旅程。旅途的劳顿,风霜的凄厉,一碗罐罐茶的等待,一碗绿豆沙叶儿耙把打滚的等待,一碗濯水咭酒的等待,一方梦枕的等待,就有了力量,有了渴盼。濯水,成了行路人多么温馨的一方枕梦之地,成了旅人一方多么幸福的驿站。

在阿蓬江清澈的浪花声中,走过古老的青石板街,看看山,望望水,曲径通幽处,青石板路温润如玉。碧波荡漾里,白墙黑瓦倒映其中。

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当铁路、公路、飞机这些现代化的交通不断缩短我们的时空和距离,今天在路上的人们已经很难有古人这般“断肠人在天涯”的行路感受。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各地兴起一股古镇游的热潮,那就是怀念,那就是回望,那就是对历史长河的凝望。就像我眼前的濯水,聆听大门上那些古老朴素的对联,抚摸石碑之重、阿蓬江之清、古道之长,所有的世俗,所有的浮躁,所有的烦闷,在这条古老的古街上,在那些古老对联的教诲中,在这清静幽静的河水中,不濯纓,不濯足,濯洗的是那颗在历史的沟壑中沧浪得苦涩的心。

濯水,枕梦之地。濯水,濯梦之地。走进濯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古镇的戏楼。

把一座戏楼作为一座古镇的封面,这在我拜访的古镇古城中的确是第一个。

一个地方的美酒,香茶是一个地方山水风物、风土人情的浓缩和升华,品尝的是静的美。一个地方的古戏则是这方乡土生活的剪影,欣赏的是动的魂。张场一台戏欢迎你,给你一个激昂的心调,足见濯水人的豪放和艺气。

更为让人惊异的是濯水独特的“后河古戏”,以一种“半台锣鼓半台戏”的激昂传达濯水人心中的悲欢,让人过耳难忘。对于那古戏、古戏楼我实在没有妙笔去描述,因为再美丽的描述也不及那戏楼处处之古老对联的讲述——

“古镇澜回,千声犹荡土家韵;高台风起,百载远惊巫峡云。”

“两水润新园,绕岸轻波堪濯足;七弦萦古镇,连台好戏可清心。”

“丝弦醉月,水袖裁云,演古镇传奇,半台锣鼓半台戏;韶乐绕梁,霓裳焕彩,添武陵神韵,百代风骚百代情。”

品读这些深邃的古老对联,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仁望戏楼,濯水人的“后河古戏”、山歌、哭嫁歌、木叶情歌濯水人灌耳,余音绕梁,但是这绝不是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古镇兴盛不衰的原因。中国人好逐水而居,中国的历史以及经济繁荣都是从江河开始的,那就是河流文明。因为美丽的阿蓬江而让酒旗飘舞,生意兴隆。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才有经济的繁荣,商贸的繁荣。

在濯水有“樊家的锭子,汪家的银子,龚家的杆子,余家的顶子”四家之说,足见这四家在濯水的分量。

我无法用笔去描述那些融合土家特色建筑的庭院、柜台、榨油房、酿酒房,我只能从这些古商号大门上的对联去遐想那些曾经的繁华和濯水人对“天理良心”经营理念的讲述。今天的古商号虽然没有物质的繁华,却有精神的濯洗,大约这也是濯水多次更名都少不了那个“濯”字的原因。

汪家是濯水古镇商业的领头羊,事实上汪家的银子应该是樊家的银子汪家的院子,应该是很早的招商引资,只不过,樊家不是招来的,是自己走来的。

“徽商不呆家,经商走四方。”“走四方”寻找投资商机的徽墨制造商詹氏家族,像一粒卷在风中的种子。那阵风从徽州婺源卷起来,一

路翻山越岭,看见这条江,看见这汪水。载着詹家过来的那条船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那条船没有丝毫的改变。身边阿蓬江的水一路向西,流了一年又一年,没有丝毫的改变。詹氏家族的詹信安却改变了,他把钱投到这里,把心安放这里。一路江多水多码头多,这方濯水的古镇给了这颗种子生根的动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濯水良好的投资环境给了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生长的呼唤。

在汪家的大门上,有这样的对联:“雕梁画栋,不铆不钉,喻众人不伪不斜不诈;阔门豪宅,大开大合,装天下大人大义大忠。”

“成以勤,节以俭,看檐廊回廊,珍藏两字传家宝;立于信,行于诚,任客来商往,通用一篇致富经。”

朴实、纪实、说实,没有好高骛远,气吞山河的盛气凌人,只是表明我的房子就是这么修的,我的诚信不是给人看的,我就是这么做的。

诚信不仅是濯水商人秤杆上的一粒准星,更是检验人们为人处世的标尺。

在和汪家大院相隔不远的樊家大院,“深径绕庭轩几历沧桑犹存一院坚贞气,敞厅留岁月屡经霜雪未混千秋侠义风。”这是和古镇其他古院一样的注脚。

樊家有钱了,他用钱开办“濯水坝讲堂”,讲堂前有开放式凉亭,据说是当地乃至全国都鲜见的开放式讲堂。樊家有钱了,但是樊家的大院既不设大门也没有售货的柜台,就和古镇的街道一样。正是樊家人博大的胸怀,才有了“濯水坝讲堂”这所让濯水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的精神殿堂。

走过讲堂,只要你细心聆听,抑扬顿挫的讲学声,总会穿越时空而来。

在濯水坝讲堂凉亭之外,当街立着一块1米多高、宽约半米的石碑,他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阴刻着“天理良心”四个大字,这是极为少见的“道德碑”,以警示古镇商贾,经商

为人、处世之道在于“天理良心”。

我不想去追究那早已斑驳的“天理良心”四个字出自于哪里,但我敢肯定,那四个字是用青石刻写出来的,更是濯水人用诚信铸造出来的。

石碑斑驳,字魂永在。

我们行走在一条古老的街上,我们和那些远去的人们同处在一个空间里,只是时间已不同。隔着久远的时光,我们能看见他们生动的身影,能听见他们喧哗的市声。一个小小的古镇,居然拥有万寿宫江西会馆、万天宫江浙会馆、禹王宫湖广会馆,可见外来客商之多,经济之繁荣,足见地之灵。一个小小的古镇,能走出全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化学家,足见人杰之杰。

天理良心,濯水濯心。

澄江如练,阿蓬江的水缓缓西流。面对一条倒流的江水,纵然时光可以倒流,天理良心不可倒转!

事实上,同着中国很多的古镇一样,今天来来往往的人群不再是为了生计为了奔波,更多的是为了心灵,为了感受那曾经温馨幸福的慢生活。山水是可以用手徐徐留下的,人文却是必须用心细细品读的。我们不期望古镇的老街能够再次创造曾经的辉煌,但是走过古镇走过老街,老街的故事就会像阿蓬江水一样在流淌,流进古镇人的血液里,也流进我们的心里。

在龚滩古镇,著名画家吴冠中对他笔下的龚滩说:“是唐街,是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

其实,吴冠中应该先到濯水。

走进古镇老盐行客栈,主人冲上清茶,端来团子粿、冲冲糕。聆听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品尝小镇淡淡的清茶和美食,我们宁静如诗。陪同的朋友说,今天下雨,街上游客较少,要在平时,还真难得有这般的清静。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濯水,濯去世间陈杂,也濯去浮躁人心。繁华也好,清寂也罢,不变的是古镇的天理良心。